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今古奇觀 第四十九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

間向書齋閱古今，偶逢奇事感人心。
休解綬，慢投簪，從來日月豈常陰？
到頭禍福終須應，天道還分貞與淫。

話說國朝嘉靖年間，聖人在位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只為用錯了一個奸臣，濁亂了朝政，險些兒不得太平。那奸臣是誰？姓嚴，名嵩，號介溪，江西分宜人氏。以柔媚得倖，交通宦官，先意迎合，精勤齋醮，供奉青詞，緣此驟致貴顯。為人外裝曲謹，內實猜刻，讒害了大學士夏言，自己代為首相，權尊勢重，朝野側目。兒子嚴世蕃，由官生直做到工部侍郎。

他為人更狠，因有些小人之才，博聞強記，能思善算，介溪公最聽他的說話。凡疑難大事，必須與他商量，朝中有「大丞相」、「小丞相」之稱。他父子濟惡，招權納賄，賣官鬻爵。

官員求富貴者，以重賂獻之，拜他門下做乾兒子，即得升遷顯位。由是不肖之人，奔走如市，科道衙門，皆其心腹牙爪。

但有與他作對的，立見奇禍，輕則杖謫，重則殺戮，好不利害！除非不要性命的，才敢開口說他句公道話兒。若不是真正關龍逢、比干□二分忠君愛國的，寧可誤了朝廷，豈敢得罪宰相！其時有無名子感慨時事，將《神童詩》改成四句云：

少小休勤學，錢財可立身。君看嚴宰相，必用有錢人。

又改四句，道是：

天子重權豪，開言惹禍苗。萬般皆下品，只有奉承高。

只為嚴嵩父子恃寵貪虐，罪惡如山，引出一個忠臣來，做出一段奇奇怪怪的事跡，留下一段轟轟烈烈的話柄，一時身死，萬古名揚。正是：

家多孝子親安樂，國有忠臣世太平。

那人姓沈，名煉，別號青霞，浙江紹興人氏。其人有文經武緯之才，濟世安民之志。從幼慕諸葛孔明之為人。孔明文集上有《前出師表》、《後出師表》，沈煉平日愛誦之，手自抄錄數百篇，室中到處黏壁。每逢酒後，便高聲背誦，念到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，往往長歎數聲，大哭而罷，以此為常。人都叫他狂生。嘉靖戊戌年中了進士，除授知縣之職。

他共做了三處知縣。那三處？溧陽，荏平，清豐。這三任官做得好。真個是：

吏肅惟遵法，官清不愛錢。豪強皆斂手，百姓盡安眠。

因他生性伉直，不肯阿奉上官，左遷錦衣衛經歷。一到京師，看見嚴家賊穢狼藉，心中甚怒。忽一日值公宴，見嚴世蕃倨傲之狀，已是九分不樂。飲至中間，只見嚴世蕃狂呼亂叫，旁若無人，索巨觥飛酒，飲不盡者罰之。這巨觥約容□餘兩，坐客懼世蕃威勢，無人敢不結。愁苦不勝。世蕃自走下席，親手揪了他的耳朵，將巨觥灌之。那給事出於無奈，悶著氣，一連幾口吃盡。不吃也罷，才吃下時，覺得天在下，地在上，牆壁都團團轉動，頭重腳輕，站立不住。世蕃拍手呵呵大笑。沈煉一肚不平之氣，忽然揜袖而起，搶那巨觥在手，斟得滿滿的，走到世蕃面前，說道：「馬司諫承老先生賜酒，已沾醉不能為禮。下官代他酬老先生一杯。」世蕃愕然，方欲舉手推辭，只見沈煉聲色俱厲道：「此杯別人吃得，你也吃得！別人怕著你，我沈煉不怕你！」也揪了世蕃的耳朵灌去，世蕃一飲而盡。沈煉擲杯於案，一般拍手呵呵大笑。嚇得眾官員面如土色，一個個低著頭不敢則聲。世蕃假醉，先辭去了。沈煉也不送，坐在椅上，歎道：「咳！『漢賊不兩立！』」一連念了七八句。這句書也是《出師表》上的說話，他把嚴家比著曹操父子。眾人只怕世蕃聽見，倒替他捏兩汗。沈煉全不為意，又取酒連飲幾杯，盡醉方散。

睡到五更醒來，想道：「嚴世蕃這廝，被我使氣逼他飲酒，他必然記恨來暗算我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有心只是一怪，不如先下手為強。我想嚴嵩父子之惡，神人怨怒，只因朝廷寵信甚固，我官卑職小，言而無益。欲待覷個機會，方才下手，如今等不及了。只當張子房在博浪沙中椎擊秦始皇，雖然擊他不中，也好與眾人做個榜樣。」就枕上思想疏稿。想到天明已就，起身焚香盥手，寫起奏疏。疏中備說嚴嵩父子招權納賄、窮凶極惡、欺君誤國□大罪，乞誅之以謝天下。聖旨下道：「沈煉謗訕大臣，沽名釣譽，著錦衣衛重打一百，發去口外為民。」嚴世蕃差人吩咐錦衣衛官校，定要將沈煉打死。虧得堂上官是個有主意的人。那人姓陸，名柄，平時極敬重沈公氣節，況且又是屬官，相處得好的，因此反加周全，好生打個出頭棍兒，不甚利害。戶部注籍保安州為民。

沈煉帶棍瘡，即日收拾行李，帶領妻子，僱著一乘車兒，出了國門，望保安進發。原來沈公夫人徐氏所生四個兒子：長子沈襄，本府廩膳秀才，一向留家；次子沈袞、沈襄，隨任讀書；幼子沈訴袞，年方週歲。嫡親五口兒上路。滿朝文武，懼怕嚴家，沒一個敢來送行。有詩為證：

一紙封章忤廟廊，蕭然行李入遐荒。

但知不敢攀鞍送，恐觸權奸惹禍殃。

一路上辛苦，自不必說。且喜到了保安地方。

那保安州屬宣府，是個邊遠地方，不比內地繁華，異鄉風景，舉目淒涼。況兼連日陰雨，天昏地黑，倍加慘戚。欲賃間民房居住，又無相識指引，不知何處安身是好。正在徬徨之際，只見一人，打著小傘前來，看見路旁行李，又見沈煉一表非俗，立住了腳，相了一回，問道：「官人尊姓？何處來的？」沈煉道：「姓沈，從京師來。」那人道：「小人聞得京中有個沈經歷，上本要殺嚴嵩父子，莫非官人就是他麼？」沈煉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道：「仰慕多時，幸得相會。此非說話之處，寒家離此不遠，便請攜寶眷同行，到寒家權下，再作區處。」沈煉見他□分慇懃，只得從命。行不多路便到了，看那人家，雖不是個大人宅院，卻也精雅。那人揖沈煉至於中堂，納頭便拜。沈煉慌忙答禮，問道：「足下是誰？何故如此相愛？」

那人道：「小人姓賈，名石，是宣府衛一個舍人。哥哥是本衛千戶，先年身故無子，小人應襲。為嚴賊當權，襲職者都要重賂，小人不願為官。托賴祖蔭，有數畝薄田，務農度日。數日前聞閣下彈劾嚴氏，此乃天下忠臣義士也。又聞編管在此，小人渴欲一見。不意天遣相遇，三生有幸。」說罷又拜下去。

沈公再三扶起，便教沈袞、沈襄與賈石相見。賈石教老婆迎接沈奶奶到內宅安置，交卸了行李，打發車夫等去了。吩咐莊客，宰豬整酒，款待沈公一家。賈石道：「這等兩天，料閣下也無處去，只好在寒家安歇了。請安心多飲幾杯，以寬勞頓。」沈煉謝道：「萍水相逢，便承款宿，何以當此？」賈石道：

「農莊粗糲，休嫌簡慢。」當日賓主酬酢，無非說些感慨時事的說話。兩邊說得情投意合，只恨相見之晚。

過了一宿，次早沈煉起身，向賈石說道：「我要尋所房子安頓老小，有煩舍人指引。」賈石道：「要什麼樣子的房子？」

沈煉道：「只像宅上這一所，□分足意了。租價但憑尊教。」賈石道：「不妨事。」出去逛了一回，轉來道：「賃房盡多，只是齷齪低窪，急切難得中意。閣下不若就在草舍權住幾時，小人領著家小，自到外家去住。等閣下還朝，小人回來，可不穩便？」沈煉道：「雖承厚愛，豈敢占舍人之宅？此事決不可。」

賈石道：「小人雖是村農，頗識好歹。慕閣下忠義之士，想要執鞭隨鐙尚且不能。今日天幸降臨，權讓這幾間草房與閣下作寓，也表我小人一點敬賢之心，不須推遜。」話畢，慌忙吩咐莊客，推個車兒，牽個馬兒，帶個驢兒，一伙子將細軟家私搬去。其餘家常動使家火，都留與沈公日用。沈煉見他慨爽，甚不過意，願與他結義為兄弟。賈石道：「小人一介村農，怎敢僭攀貴宦？」

沈煉道：「大丈夫意氣相投，那有貴賤？」賈石小沈煉五歲，就拜沈煉為兄。沈煉教兩個兒子拜賈石為義叔。賈石也喚妻子出來，都相見了，做了一家兒親戚。賈石陪過沈煉吃飯已畢，便引著妻子到外舅李家去訖。自此沈煉只在賈石宅子內居住。時人有詩歎賈舍人借宅之事。詩曰：

傾蓋相逢意氣真，移家借宅表情親。
世間多少親和友，競產爭財愧死人。

卻說保安州父老聞知沈經歷為上本參嚴閣老，貶斥到此，人人敬仰，都來拜望，爭識其面。也有運柴運米相助的，也有攜酒肴來請沈公吃的，又有遣子弟拜於門下聽教的。沈煉每日間與地方人等，講論忠孝大節，及古來忠臣義士的故事。

說到傷心處，有時毛髮倒豎，拍案大叫；有時悲歌長歎，涕淚交流。地方若老若少，無不聳聽歡喜。或時唾罵嚴賊，地方人等齊聲附和。其中若有不開口的，眾人就罵他是不忠不義。一時高興，以後率以為常。又聞得沈經歷文武全材，都來合他去射箭。沈煉教把稻草紮成三個偶人，用布包裹，一寫「唐奸相李林甫」，一寫「宋奸相秦檜」，一寫「明奸相嚴嵩」，把那三個偶人做個射鵰。假如要射李林甫的，便高聲罵道：「李賊看箭！」秦賊、嚴賊都是如此。北方人性直，被沈經歷聒得熱鬧了，全不慮及嚴家知道。

自古道：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」世間只有權勢之家報新聞的極多，早有人將此事報知嚴嵩父子。嚴嵩父子深以為恨，商議要尋個事頭殺卻沈煉，方免其患。適值宣大總督員缺，嚴閣老吩咐吏部，教把這缺與他門人、乾兒子楊順做去。吏部依言，就把那侍郎楊順差往宣大總督。楊順往嚴府拜辭，嚴世蕃置酒送行。席間屏人而語，托他要查沈煉過失。楊順領命，唯唯而去。正是：

合成毒藥惟需酒，鑄就鋼刀待舉手。
可憐忠義沈經歷，還向偶人誇大口！

卻說楊順到任不多時，適遇大同韃虜俺答引眾入寇，應州地方，連破了四口餘堡，擄去男婦無算。楊順不敢出兵救援，直待韃虜去後，方才遣兵調將為追襲之計。一般節鉦擊鼓，揚旗放炮，鬼混一場，那曾看見半個韃子的影兒！楊順情知失機懼罪，密諭將士，拿獲避兵的平民，將他■頭斬首，充做韃虜首級，解往兵部報功。那一時，不知殺死了多少無辜的百姓。沈煉聞知其事，心中大怒，寫書一封，教中軍官送與楊順。中軍官曉得沈經歷是個惹禍的太歲，書中不知寫甚麼說話，那裡肯與他送進。沈煉就穿了青衣小帽，在軍門伺候楊順出來，親自投遞，楊順接來看時，書中大略說道：

一人功名事極小，百姓性命事極大。殺平民以冒功，於心何忍？況且遇韃賊止於擄掠，遇我兵反加殺戮，是將帥之惡，更甚於韃虜矣！

書後又附詩一首。詩云：

殺生報主意何如？解道功成萬骨枯。
試聽沙場風雨夜，冤魂相喚覓頭顱。

楊順見書大怒，扯得粉碎。

卻說沈煉又做了一篇祭文，率領門下子弟，備了祭禮，望空祭奠那些冤死之鬼。又作《塞下吟》云：

雲中一片虜烽高，出塞將軍已著勞。
不斬單於誅百姓，可憐冤血染霜刀。

又詩云：

本為求生來避虜，誰知避虜反戕生？
早知虜首將民假，悔不當時隨虜行！

楊總督標下有個心腹指揮姓羅名鑑，抄得此詩並祭文密獻於楊順。楊順看了，愈加怨恨，遂將第一首詩改竄數字。詩曰：

雲中一片虜烽高，出塞將軍枉著勞。
何似借他除佞賊？不須奏請上方刀。

寫就密書，連改詩封固，就差羅鑑送與嚴世蕃。書中說沈煉恨著相國父子，陰結死士劍客，要乘機報仇。前番韃虜入寇，他吟詩四句，詩中有借虜除佞之語，意在不軌。世蕃見書大驚，即請心腹御史路楷商議。路楷曰：「不才若往按彼處，當為相國了當這件大事。」世蕃大喜，即吩咐都察院，便差路楷巡按宣大。臨行，世蕃治酒款別，說道：「煩寄語楊公，同心協力；若能除卻這心腹之患，當以侯伯世爵相酬，決不失信於二公也。」路楷領諾。不一日，奉了欽差救命，來到宣府到任，與楊總督相見了。路楷遂將世蕃所托之語，一一對楊順說知。楊順道：「學生為此事朝思暮想，廢寢忘餐，恨無良策以置此人於死地。」路楷道：「彼此留心，一來休負了嚴公父子的付托，二來自家富貴的機會，不可錯過。」楊順道：「說得是。倘有可下手處，彼此相報。」當日相別去了。

楊順思想路楷之言，一夜不睡。次早坐堂，只見中軍官報道：「今有蔚州衛拿獲妖賊二名，解到轅門，伏聽鈞旨。」楊順道：「喚進來。」解官磕了頭，遞上文書。

楊順拆開看了，呵呵大笑。這二名妖賊，叫做閻浩、楊胤夔，係妖人蕭芹之黨。原來蕭芹是白蓮教的頭兒，向來出入虜地，慣以焚香惑眾。哄騙虜酋俺答，說自家有奇術，能咒人使人立死，喝城使城立頹。虜酋甚甚，被他哄動，尊為國師。其黨數百人，自為一營。俺答幾次入寇，都是蕭芹等為之嚮導，中國屢受其害。先前史侍郎做總督時，遣通事重賂虜中頭目脫脫，對他說道：

「天朝情願與你通好，將俺家布粟，換你家馬，名為『馬市』，兩下息兵罷戰，各享安樂，此是美事。只怕蕭芹等在內作梗，和好不終。那蕭芹原是中國一個無賴小人，全無術法，只是狡偽，哄誘你家搶掠地方，他於中取事。郎主若不信，可要蕭芹試其術法。委的喝得城頹，咒得人死，那時合當重用；若咒人人不死，喝城城不頹，顯是欺誑。何不縛送天朝？天朝感郎主之德，必有重賞，馬市一成，歲歲享無窮之利，煞強如搶掠的勾當。」脫脫點頭道是，對郎主俺答說了。俺答大喜，約會蕭芹，要將千騎隨之，從右衛而入，試其喝城之技。蕭芹自知必敗，改換服色，連夜脫身逃走。被居庸關守將盤詰，並其黨喬源、張攀隆等拿住，解到史侍郎處。招稱妖黨甚眾，山西畿南，處處俱有。一向分頭緝捕。今日閻浩、楊胤夔，亦是數內有名妖犯。

楊總督看見獲解到來，一者也算他上任一功，二者要借個題目牽害沈煉，如何不喜。當晚就請路御史來後堂，商議道：「別個題目擺佈沈煉不了，只有個白蓮教通虜一事，聖上所最怒。如今將妖賊閻浩、楊胤夔招中，竄入沈煉名字，只說浩等平日師事沈煉，沈煉因失職怨望，教浩等煽妖作幻，勾虜謀逆。天幸今日被擒，乞賜天誅，以絕後患。先用密稟，稟知嚴家，教他叮囑刑部，作速覆本。料這番沈煉之命，必無逃矣。」路楷拍手道：「妙哉！妙哉！」兩個當時就商量的本稿，約齊同時發本。嚴嵩先見了本稿及稟帖，便教嚴世蕃傳話刑部。那刑部尚書許論，是個罷軟沒用的老兒，聽見嚴府吩咐，不敢怠慢，連忙覆本，一依楊路二人之議。聖旨倒下，妖犯著本處巡按御史即時斬決；楊胤夔一子錦衣衛千戶；路楷紀功升遷三級，俟京堂缺推用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楊順自發本之後，便差人密地裡拿沈煉下於獄中。慌得徐夫人和沈袞、沈袞沒做理會，急尋義叔賈石商議。賈石道：「此必楊、路二賊，為嚴家報仇之意。既然下獄，必然誣陷以重罪。兩位公子及今逃竄遠方，待等嚴家勢敗，方可以出頭。若住在此處，楊、路二賊決不干休。」沈袞道：「未曾看得父親下落，如何好去？」賈石道：「尊大人犯了對頭，決無保全之理。公子以宗祀為重，豈可拘於小孝，自取滅絕之禍？可勸令堂老夫人，早為遺害全身之計。尊大人處，賈某自當央人看顧，不煩懸念。」二沈便將賈石之言對徐夫人說知。徐夫人道：「你父親無罪陷獄，何忍棄之而去？賈叔叔雖然相厚，終是個外人。我料楊、路二賊，奉承嚴氏，不過與你爹爹作對，終不然累及妻子。你若畏罪而逃，父親倘然身死，骸骨無收，萬世罵你做不孝之子，何顏

在世為人乎！」

說罷大哭不止。沈袞、沈褒，齊聲慟哭。賈石聞知徐夫人不允，歎息而去。

過了數日，賈石打聽的實，果然扭入白蓮教之黨，問成死罪。沈煉在獄中大罵不止。楊順自知理虧，只恐臨時處決，怕他在眾人面前毒罵，不好看相；預先問獄官責取病狀，將沈煉結果了性命。賈石將此話報與徐夫人知道。母子痛哭，自不必說。又虧賈石多有識熟人情，買出屍首，囑咐獄卒：「若官府要梟示時，把個假的答應。」卻瞞著沈袞兄弟，私下備棺盛殮，埋於隙地。事畢，方才同沈袞說道：「尊大遺體已得保全，直待事平之後，方好指點與你知道，今猶未可泄漏。」沈袞兄弟感謝不已。賈石又苦口勸他兄弟二人逃走。沈袞道：

「極知久占叔叔高居，心上不安。奈家母之意，欲待是非稍定，搬回靈柩；以此遲延不決。」賈石怒道：「我賈某生平，為人謀而盡忠。今日之言，全是為你家門戶，豈因久占住房，說發你們起身之理？既嫂嫂老夫人之意已定，我亦不敢相強。但我有一小事，即欲遠山，有一年半載不回。你母子自小心安住便了。」觀著壁上貼得有前後《出師表》各一張，乃是沈煉親筆楷書。賈石道：「這兩幅字可揭來送我，一路上做個記念。

他日相逢，以此為信。」沈袞就提下二紙，雙手摺疊，遞與賈石。賈石藏於袖中，流淚而別。原來賈石算定楊、路二賊設心不善，雖然殺了沈煉，未肯干休。自己與沈煉相厚，必然累及，所以預先逃走，在河南地方宗族家權時居住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路楷見刑部覆本，有了聖旨，便於獄中取出閻浩、楊胤夔斬訖。並要割沈煉之首，一同梟示。誰知沈煉真屍已被賈石買去了，官府也那裡辨驗得出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楊順看見止於蔭子，心中不滿，便向路楷說道：「當初嚴東樓許我事成之日，以侯伯爵相酬。今日失信，不知何故？」路楷沉思半晌，答道：「沈煉是嚴家緊對頭，停止誅其身，不曾波及其子，斬草不除根，萌芽復發。相國不足我們之意，想在於此。」楊順道：「若如此，何難之有？如今再上個本，說沈煉雖誅，其子亦宜知情，還該坐罪，抄沒家私，庶國法可伸，人心知懼。再訪他同射草人的幾個狂徒，並借屋與他住的，一齊拿來治罪，出了嚴家父子之氣。那時卻將前言以取償，看他有何推托。」路楷道：「此計大妙。事不宜遲，乘他家屬在此，一網打盡，豈不快哉！只怕他兒子知風逃避，卻又費力。」楊順道：「高見甚明。」一面寫表中奏朝廷，再寫稟帖到嚴府知會，自述孝順之意。一面預先行牌保安州知州，著用心看守犯屬，勿容逃逸。只候旨意批下，便去行事。詩曰：

破巢完卵從來少，剷草除根勢或然。

可惜忠良遭屈死，又將家屬媚當權。

再過數日，聖旨下了。州官奉著憲牌，差人來拿沈煉家屬；並查平素往來諸人姓名，一一挨拿。只有賈石名字，先經出外，只得將在逃開報。此見賈石見幾之明也。時人有詩贊云：

義氣能如賈石稀，全身遠避更知幾。

任他羅網空中布，爭奈仙禽天外飛。

卻說楊順見拿到沈袞、沈褒，親自鞫問，要他招承通虜實跡。二沈高聲叫屈，那裡肯招？被楊總督嚴刑拷打，打得體無完膚，沈袞、沈褒熬煉不過，雙雙死於杖下。可憐少年公子，都入枉死城中！其同時拿到犯人，都坐個同謀之罪，累死者何止數□人。幼子沈袞尚在襁褓，免罪，隨著母徐氏，另徙在雲州極邊，不許在保安居住。路楷又與楊順商議道：「沈煉長子沈襄，是紹興有名秀才。他時得第，必然銜恨於我輩。

不若一並除之，永絕後患。亦要相國知我用心。」楊順依言，便行文書到浙江，把做欽犯，嚴提沈襄來問罪。又吩咐心腹經歷金紹，擇取有才幹的差人，齎文前去；囑他中途伺便，便行謀害，就所在地方討個病狀回繳。事成之日，差人重賞，金紹許他薦本超遷。

金紹領了台旨，汲汲而回，著意的選兩名積年幹事的公差，無過是張千、李萬。金紹喚他到私衙，賞了他酒飯，取出私財二□兩相贈。張千、李萬道：「小人安敢無功受賜？」金紹道：「這銀兩不是我送你的，是總督楊爺賞你的。叫你齎文到紹興去拿沈襄，一路不要放鬆他，須要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；回來還有重賞。若是怠慢，總督老爺衙門不是取笑的，你兩個自去回話。」張千、李萬道：「莫說總督老爺鈞旨，就是老爺吩咐，小人怎敢有違！」收了銀子，謝了金經歷，在本府領下公文，疾忙上路，往南進發。

卻說沈襄號小霞，是紹興府學廩膳秀才。他在家久聞得父親以言事獲罪，發去口外為民，甚是掛懷，欲親到保安州一看，因家中無人主管，行止兩難。忽一日，本府差人到來，不由分說，將沈襄鎖縛，解到府堂。知府教把文書與沈襄看了備細，就將回文和犯人交付原差，囑他一路小心。沈襄此時方知父親及二弟俱已死於非命，母親又遠徙極邊，放聲大哭。哭出府門，只見一家老小，都在那裡攪做一團的啼哭。原來文書上有奉旨抄沒的話，本府已差縣尉封鎖了家私，將人口盡皆逐出。沈小霞聽說，真是苦上加苦，哭得咽喉無氣。

霎時間，親戚都來與小霞話別。明知此去多凶少吉，少不得說幾句勸解的言語。小霞的丈人孟春元，取出一包銀子，送與二位公差，求他路上看顧女婿。公差嫌少不受，孟氏娘子又添上金簪一對，方才收了。沈小霞帶著哭，吩咐孟氏道：「我此去死多生少，你休為我憂念，只當我已死一般，在爺娘家過活。你是書禮之家，諒無再醮之事，我也放心得下。」

指著小妻聞淑女說道：「這女子，年紀幼小，又無處著落，合該叫他改嫁。奈我三□無子，他卻有兩個半月的身孕，他日倘生得一男，也不絕了沈氏香煙。娘子你看我平日夫妻面上，一發帶他到丈人家去住幾時。等待□月滿足，生下或男或女，那時憑你發遣他去便了。」話聲未絕，只見聞氏淑女說道：「官人說那話！你去數千里之外，沒個親人朝夕看覷，怎生放下？大娘自到孟家去，奴家情願蓬首垢面，一路伏侍官人前行。一來官人免致寂寞，二來也替大娘分得些憂念。」

沈小霞道：「得個親人做伴，我非不欲；但此去多分不幸，累你同死他鄉何益？」聞氏道：「老爺在朝為官，官人一向在家，誰人不知？便認陷老爺有些不是的勾當，家鄉隔絕，豈是同謀？妾幫著官人到官申辯，決然罪不至死。就使官人下獄。還留賤妾在外，尚好照管。」孟氏也放丈夫不下，聽得聞氏說得有理，極力攬掇丈夫帶淑女同去。沈小霞平日素愛淑女有才有智，又見孟氏苦勸，只得依允。當晚眾人齊到孟春元家，歇了一夜，次早張千、李萬催促上路。聞氏換了一身布衣，將青布裹頭，別了孟氏，背著行李，跟著沈小霞便走。那時分別之苦，自不必說。

一路行來，聞氏與沈小霞寸步不離，茶湯飯食，都親自搬取。張千、李萬初時還好言好語，過了揚子江，到徐州起早，料得家鄉已遠，就做出嘴臉來，呼么喝六，漸漸難為他夫妻兩個來了。聞氏看在眼裡，私對丈夫說道：「看那兩個潑差人，不懷好意。奴家女流之輩，不識路徑；若前途有荒僻曠野的所在，須是用心提防。」沈小霞雖然點頭，心中還是半疑不信。又行了幾日，看見兩個差人不住的交頭接耳，私下商量說話；又見他包裹中有倭刀一口，其白如霜，忽然心動，害怕起來。對聞氏說道：「你說這潑差人其心不善，我也覺得有七八分了。明日是濟寧府界上，過了府去，便是太行山梁山泊，一路荒野，都是響馬出入之所。倘到彼處，他們行兇起來，你也救不得我，我也救不得你，如何是好？」聞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官人有何脫身之計，請自方便。留奴家在此，不怕那兩個潑差人生吞了我。」沈小霞道：「濟寧府東門內有個馮主事，丁憂在家。此人最有俠氣，是我父親極相厚的同年。我明日去投奔他，他必然相納。只怕你婦人家沒志量打發這兩個潑差人，累你受苦，於心何安！你若有力量支持他，我去也放膽。不然，與你同生同死，也是天命當然，死而無怨。」聞氏道：「官人有路盡走，奴家自會擺佈，不勞掛念。」

這裡夫妻暗地商量。那張千、李萬辛苦了一日，吃了一肚酒，齣齣的熟睡，全然不覺。

次日，早起上路。沈小霞問張千道：「前去濟寧還有多少路？」張千道：「只有四□里，半日就到了。」沈小霞道：「濟寧東

門內馮主事，是我年伯。他先前在京師時，借過我父親二百兩銀子，有文契在此。他管過北新關，正有銀子在家。我若去取討前欠，他見我是落難之人，必然慨付。取得這項銀兩，一路上盤纏也得寬裕，免致吃苦。」張千意思有些作難。

李萬隨口應承了，向張千耳邊說道：「我看這沈公子是忠厚之人，況愛妾行李都在此處，料無他故。放他去走一遭，取得銀兩，都是你我二人的造化，有何不可？」張千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到飯店安歇行李，我守住小娘子在店上，你緊跟著同去，萬無一失。」

話休絮煩。看看巳牌時分，早到濟寧城外，揀個潔淨店兒，安放了行李。沈小霞便道：「那一位同我到東門走遭，轉來吃飯未遲。」李萬道：「我同你去。或者他家留酒飯也不見得。」聞氏故意對丈夫道：「常言道：『人面逐高低，世情看冷暖。』馮主事雖然欠下老爺銀兩，見老爺死了，你又在難中，誰肯唾手交還？枉自討個厭賤。不如吃了飯，趕路為上。」沈小霞道：「這裡進城到東門不多路，好歹去走一遭，不折了什麼便宜。」李萬貪了這二百兩銀子，一力攬掇該去。沈小霞吩咐聞氏道：「耐心坐坐。若轉得快時，便是沒想頭了。他若好意留款，必然有些齷發。明日僱個轎兒抬你去。這幾日在牲口上坐，看你好生不慣。」聞氏鬪個空，向丈夫丟個眼色，又道：「官人早回，休教奴久待則個。」李萬笑道：「去多少時，有許多說話！好不老氣！」聞氏見丈夫去了，故意招李萬轉來，囑咐道：「若馮家留飯，坐得久時，千萬勞你催促一聲。」李萬答應道：「不消吩咐。」比及李萬下階時，沈小霞已走去一段路了。李萬托著大意，又且濟寧是他慣走的熟路，東門馮主事家他也認得，全不疑惑。走了幾步，又裡急起來，鬪個毛坑上自在方便了，慢慢的望東門而去。

卻說沈小霞回頭看時，不見了李萬，做一口氣急急的跑到馮主事家。也是小霞合當有救，正值馮主事獨自在廳。兩人京中舊時熟識，此時相見，吃了一驚。沈襄也不作揖，扯馮主事衣袂道：「借一步說話。」馮主事已會意了，便引到書房裡面。沈小霞放聲大哭。馮主事道：「年姪有話快說，休得悲傷，誤其大事。」沈小霞哭訴道：「父親被嚴賊誣陷，已不必說了。兩個舍弟隨任的，都被楊順、路楷殺害，只有小姪在家，又行文本府提去問罪。一家宗祀，眼見滅絕！又兩個差人心懷不善，只怕他受了楊、路二賊之囑，到前邊太行、梁山等處暗算了性命，尋思一計，脫身來投老年伯。老年伯若有計相庇，我亡父在天之靈，必然感激。若老年伯不能遮護，小姪便就此觸階而死。死在老年伯面前，強似死於奸賊之手！」

馮主事道：「賢姪不妨。我家臥室之後，有一層復壁，盡可藏身，他人搜檢不到之處。今送你在內權住數日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

沈襄拜謝道：「老年伯便是重生父母！」馮主事親執沈襄之手，引入臥房之後，揭開地板一塊，有個地道從此而下。約走五六□步，便有亮光，有小小廊屋三間，四面皆樓牆圍裏，果是人跡不到之處。每日茶飯，都是馮主事親自送入。他家法極嚴，誰人敢泄漏半個字！正是：

深山堪隱豹，密柳可藏鴉。不須愁漢史，自有魯朱家。

且說這一日李萬上了毛坑，望東門馮家而來。到於門首，問老門公道：「你老爺在家麼？」老門公道：「在家裡。」又問道：「有個穿白的官人來見你老爺，可曾相會？」老門公道：

「正在書房裡留飯哩。」李萬聽說，一發放心。看看等到未牌，果然廳上走一穿白的官人出來。李萬急走上前看時，不是沈襄。那官人逕自出門去了。李萬等得不耐煩，肚裡又饑，不免問老門公道：「你說老爺留飯的官人，如何只管坐了去，不見出來？」老門公道：「方才出去的不是？」李萬道：「老爺書房中還有客沒有？」老門公道：「這倒不知。」李萬道：「方才那穿白的是甚人？」老門公道：「是老爺的小舅，常常來的。」

李萬道：「老爺如今在那裡？」老門公道：「老爺每常飯後，定要睡一覺；此時正好睡哩。」李萬聽得話不投機，心下早有二分慌了，便道：「不瞞大伯說，在下面是宣大總督老爺差來的。」

今有紹興沈公子，名喚沈襄，號沈小霞，係欽提人犯，小人提押到於貴府。他說與你老爺有同年敘姪之誼，要來拜望。在下同他到宅，他進去了。在下等候多時，不見出來，想必還在書房中。大伯，你還不知道，煩你去催促一聲，教他快快出來，要趕路哩。」老門公故意道：「你說的是甚麼說話？我一些不懂。」李萬耐了氣，又細細的說了一遍。老門公當面的一啐，罵道：「見鬼，何嘗有什麼沈公子到來！老爺在喪中，一概不接外客。這門上是我的干係，出入都是我通稟，你卻說這等鬼話！你莫非是白日撞魔？強裝什麼公差名色，掏摸東西的！快快請退，休纏你爺的帳！」李萬聽說，愈加著急，便發作起來道：「這沈襄是朝廷要緊的人犯，不是當耍的。請你老爺出來，我自自有話說！」老門公道：「老爺正瞌睡，沒甚事，誰敢去稟！你這獠子好不達時務。」說罷，洋洋的自去了。

李萬道：「這個門上老兒好不知事！央他傳一句話，甚作難。」

想沈襄定然在內。我奉軍門鈞帖，不是私事，便闖進去怕怎的？」李萬一時粗莽，直撞入廳來，將照壁拍了一拍，大叫道：

「沈公子，好走動了！」不見答應。一連叫喚了數聲，只見裡頭走出一個年少的家童，出來問道：「管門的在那裡？放誰在廳上喧嚷？」李萬正要叫住他說話，那家童在照壁後張了張兒，向西邊走去了。李萬道：「莫非書房在那西邊？我且自去看看，怕怎的！」從廳後轉西走去。原來是一帶長廊。李萬看見無人，只願望前而行。只見屋宇深邃，門戶錯雜，頗有婦人走動。李萬不敢縱步。依舊退回廳上，聽得外面亂嚷。李萬到門首看時，卻是張千來尋李萬不見，正和門公在那裡門口。張千一見了李萬，不由分說，便怒道：「好伙計！只貪圖酒食，不幹正事！巳牌時分進城，如今申牌將盡，還在此閒蕩，不催趕犯人出城去，待怎麼？」李萬道：「嚇！那有什麼酒食，連人也不見個影兒！」張千道：「是你同他進城的。」李萬道：「我只登了個東，被蠻子上前了幾步，跟他不上。一直趕到這裡，門上說有個穿白的官人，在書房中留飯，我說定是他了。等到如今，不見出來。門上人又不肯通報，清水也討不得一杯吃。——老哥，煩你在此等候候，替我到下處醫了肚皮再來。」張千道：「有你這樣不幹事的人！是甚麼樣犯人，卻放他獨自行走！就是書房中，少不得也隨他進去。如今知他在裡頭不在裡頭，還虧你放慢線兒講話！這是你的干係，不關我事。」說罷便走。李萬趕上扯住道：「人是在裡頭，料沒處去。大家在此幫說句話兒，催他出來，也是個道理。你是吃飽的人，如何去得這等要緊？」張千道：「他的小老婆的下處，方才雖然囑咐店主人看守，只是放心不下。這是沈襄穿鼻的索兒，有他在，不怕沈襄不來。」李萬道：「老哥說得是。」當下張千先去了。

李萬忍著肚饑，守到晚，並無消息。看看日沒黃昏，李萬腹中餓極了，看見間壁有個點心店兒，不免脫下衣衫，抵當幾文錢的火燒來吃。去不多時，只聽得打門聲響，急跑來看，馮家大門已閉上了。李萬道：「我做了一世的公人，不曾受這般嘔氣。主事是多大的官兒，門上直恁作威作勢！也有那沈公子好笑，老婆行李都在下處，既然這裡留宿，信也該寄一個出來。事已如此，只得在房簷下胡亂過一夜，天明等個知事的管家出來，與他說話。」此時□月天氣，雖不甚冷，半夜裡起一陣風，簌簌的下幾點微雨，衣服都沾濕了，好生淒楚。挨到天明雨止，只見張千又來了。卻是聞氏再三再四催逼他來的。張千身邊帶了公文解批，和李萬商議。只等開門，一擁而入，在廳上大驚小怪，高聲發話。老門公阻攔不住。

一時間，家中大小都聚集來，七張八嘴，好不熱鬧。街上人聽得宅裡鬧吵，也聚攏來圍住大門外閒看。驚動了馮主事，從裡面踱將出來。且說馮主事怎生模樣：

頭戴梔子花匾摺孝頭巾，身穿反摺縫稀眼粗麻衫。腰素麻繩，足著草履。

眾家人聽得咳嗽響，道一聲「老爺來了！」都分立兩邊。主事出廳問道：「為甚事喧嚷？」張千、李萬向前施禮道：「馮爺在上，小的是奉宣大總督爺公文來的，到紹興拿得欽犯沈襄。」

經由貴府，他說是馮爺的年姪，要來拜望。小的不敢阻擋，容他進見。自昨日上午到宅，至今不見出來，有誤程限。管家們又不肯代稟。伏乞老爺開恩，快些打發上路。」張千便在胸前取出解批和官文呈上。馮主事看了，問道：「那沈襄可是沈經歷沈煉的兒子麼？」李萬道：「正是。」馮主事掩著兩耳，把舌頭一伸，說道：「你這班配軍，好不知利害！那沈襄是朝廷欽犯，尚猶自

可；他是嚴相國的仇人，那個敢容納他在家！他昨日何曾到家來！你卻亂話！官府聞知，傳說到嚴府去，我可當得起他怪的？你兩個配軍自不小心，不知得了多少錢財，買放了要緊人犯，卻來圖賴我！」叫家童：「與我亂打那配軍出去！把大門閉了！不要惹這閒是非。嚴府知道，不要當要！」

馮主事一頭罵，一頭走進宅去了。大小家人奉了主人之命，推的推，搯的搯，霎時間被眾人擁出大門之外。閉了門，兀自聽得嘈嘈的亂罵。張千、李萬，面面相覷，開了口合不得，伸了舌縮不進。張千埋怨李萬道：「昨日是你一力攛掇，教放他進城。如今你自去尋他！」李萬道：「且不要埋怨。和你去問他老婆，或者曉得他的路數，再來抓尋便了。」張千道：「說得是。他是恩愛的夫妻。昨夜漢子不回，那婆娘暗地流淚，巴巴的獨坐了兩三個更次。他漢子的行藏，老婆豈有不知？」兩個一頭說話，飛奔出城，復到飯店中來。

卻說聞氏在店房裡面，聽得差人聲音，慌忙移步出來，問道：「我官人如何不來？」張千指李萬道：「你只問他就是。」李萬將昨日注毛廁出恭，走慢了一步，到馮主事家，起先如此如此，以後這般這般，備細說了。張千道：「今早空肚皮進城，就吃了這一肚寡氣。你丈夫想是真個不在他家了，必然還有個去處，難道不對小娘子說的？小娘子你早說來，我們好去抓尋。」說猶未了，只見聞氏噙著眼淚，一雙手扯住兩個公人，叫道：「好，好！還我丈夫來！」張千、李萬道：「你丈夫自要去拜什麼年伯，我們好意容他去走走，不知走向那裡去了，連累我們在此著急，沒處找尋，你倒問我要丈夫！難道我們藏過了他？說得好笑！」將衣袂掣開，氣忿忿的對虎一般坐下。

聞氏倒走在外面，攔住出路，雙足頓地，放聲大哭，叫起屈來。老店主聽得，慌忙解勸。聞氏道：「公公有所不知。我丈夫三□無子，娶奴為妾。奴家跟了他二年了，幸有三個多月身孕，我丈夫割捨不下，因此奴家千里相從，一路上寸步不離。昨日為盤纏缺少，要去見那年伯，是李牌頭同去的。昨晚一夜不回，奴家已自疑心。今早他兩個自回，一定將我丈夫謀害了。你老人家替我做主，還我丈夫便罷休！」老店主道：

「小娘子休得性急。那牌頭與你丈夫，平日無怨，往日無仇，著甚來由要壞他性命？」聞氏哭聲轉哀，道：「公公，你不知道。我丈夫是嚴閣老的仇人。他兩個必定受了嚴府囑托來的，或是他要去嚴府請功。公公你詳情：他千鄉萬里，帶著奴家到此，豈有沒半句說話，突然去了？就是他要走時，那同去的李牌頭，怎肯放他？你要奉承嚴府，害了我丈夫不打緊；叫奴家孤身婦女，看著何人？公公，這兩個殺人的賊徒，煩公公帶著奴家，同他去官府裡叫冤！」張千、李萬被這婦人一哭一訴，就要分析幾句，沒處插嘴。老店主聽見聞氏說有理，也不免有些疑心，倒可憐那婦人起來。只得勸道：「小娘子，說便是這般說，你丈夫未曾死也不見得，好歹再等候他一日。」

聞氏道：「依公等候他一日不打緊，那兩個殺人的凶身，乘機走脫了，這干係卻是誰當？」張千道：「若果然謀害了你丈夫要走脫時，我弟兄兩個又到這裡則甚？」聞氏道：「你欺負我婦人家沒張智，又要指望奸騙我。好好的說，我丈夫的屍首在那裡？少不得當官也要還我個明白！」老店主見婦人口嘴利害，再不敢言語。店中間看的，一時間聚下四五□人。聞說婦人如此苦切，人人惱恨那兩個差人，都道：「小娘子要去叫冤，我們引你到兵備道去。」聞氏向著眾人深深拜福，哭道：

「多承列位路見不平，可憐我落難孤身，指引則個。這兩個凶徒，相煩列位替奴家拿他同去，莫放他走了。」眾人道：「不妨事，在我們身上。」張千、李萬欲向眾人分割時，未說得一言半字，眾人便道：「兩個牌長不消辯得。虛則虛，實則實，若是沒有此情，隨著小娘子到官，怕他則甚？」婦人一頭哭，一頭走。眾人擁著張千、李萬，攪做一陣的都到兵備道前。道里尚未開門。

那一日正是放告日期，聞氏束了一條白布裙逕搶進柵門。

看見大門上架著那大鼓，鼓架上懸著個槌兒，聞氏搶槌在手，向鼓上亂搥，搥得那鼓振天的響。唬得中軍官失了三魂，把門吏喪了七魄，一齊跑來，將繩縛住，喝道：「這婦人好大膽！」

聞氏哭倒在地，口稱：「潑天冤枉！」只見門內吆喝之聲，開了大門，王兵備坐堂，問擊鼓者何人。中軍官將婦人帶進。聞氏且哭且訴，將「家門不幸遭變，一家父子三口死於非命，只剩得丈夫沈襄，昨日又被公差中途謀害」，有枝有葉的細說了一遍。王兵備喝張千、李萬上來，問其緣故。張千、李萬說一句，婦人就剪一句。婦人說得句句有理，張千、李萬抵擋不過。王兵備思想道：「那嚴府勢大，私謀殺人之事，往往有之，此情難保其無。」便差中軍官，押了三人，發去本州勘審。

那知州姓賀，奉了這項公事，不敢怠慢，即時扣了店主人到來，聽四人的口詞。婦人一口咬定二人謀害他丈夫。李萬招稱為出恭慢了一步，因而相失。張千、李萬又不肯招認。

想了一回，將四人閉於空房，打轎去拜馮主事，看他口氣若何。馮主事見知州來拜，急忙迎接歸廳。茶罷，賀知州提起沈襄之事。才說得「沈襄」二字，馮主事便掩著兩耳道：「此乃嚴相公仇家，學生雖有年誼，平素實無交情。老公祖休得下問，恐嚴府知道，有累學生。」說罷，站起身來道：「老公祖既有公事，不敢留坐了。」賀知州一場沒趣，只得作別。在轎上想道：「據馮公如此懼怕嚴府，沈襄必然不在他家。或者被公人所害，也不見得。或者去投馮公，見拒不納，別走個相識人家去了，亦未可知。」回到州中，又取出四人來，問聞氏道：「你丈夫除了馮主事，州中還認得有何人？」聞氏道：

「此地並無相識。」知州道：「你丈夫是甚麼時候去的？那張千、李萬幾時來回覆你的說話？」聞氏道：「丈夫是昨日未吃午飯前就去的，卻是李萬同出店門。到申牌時分，張千假說催趕上路，也到城中去了，天晚方回來。張千兀自向小婦人說道：

『我李家兄弟跟著你丈夫，馮主事家歇了。明日我早去催他出城。』今早張千去了一個早晨，兩人雙雙而回，單不見了丈夫。

不是他謀害了是誰？若是我丈夫不在馮家，昨日李萬就該追尋了，張千也該著忙，如何將好言語穩住小婦人？其情可知。

一定張千、李萬兩個在路上預先約定，卻叫李萬乘夜下手。今早張千進城，兩個乘早將屍首埋藏停當，卻來回覆小婦人。望青天爺爺明鑒！」賀知州道：「說得是。」張千、李萬正要分辯，知州相公說道：「你做公差，所幹何事？若非用計謀死，必然得財賣放。有何理說？」喝叫手下將那張、李重責三□。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，張千、李萬隻是不招。婦人在旁，只顧哀哀的痛哭。知州相公不忍，便討夾棍，將兩個公差夾起。

那公差其實不曾謀死，雖然負痛，怎生招得？一連上了兩夾，只是不招。知州相公再要夾時，張、李受苦不過，再三哀求道：「沈襄實未曾死，乞爺爺立個限期，差人押小的找尋沈襄，還那聞氏便了。」知州也沒有定見，只得勉從其言。聞氏且發尼姑庵住下。差四名民壯，鎖押張千、李萬二人追尋沈襄，五日一比。店主釋放寧家。將情具由申詳兵備道，道里依繳了。

張千、李萬一條鐵鏈鎖著，四名民壯，輪番監押。帶得幾兩盤纏，都被民壯搜去為酒食之費，一把倭刀也當酒吃了。

那臨清去處又大，茫茫蕩蕩，來千去萬，那裡去尋沈公子？也不過一時脫身之法。聞氏在尼姑庵住下，剛到五日，准准的又到州裡去啼哭，要生要死。州守相公沒奈何，只苦得比較差人。張千、李萬，一連比了□數限，不知打了多少竹批，打得爬走不動。張千得病身死，單單剩得李萬，只得到尼姑庵來拜求聞氏道：「小的情極，不得不說了。其實奉差來時，有經歷金紹口傳楊總督鈞旨，教我中途害你丈夫，就所在地方，討個結狀回報。我等口雖應承，怎肯行此不仁之事？不知你丈夫何故忽然逃走，與我們實實無涉。青天在上，若半字虛情，全家禍滅！如今官府五日一比，兄弟張千，已自打死。小的又累死也是冤枉。你丈夫的確未死，小娘子他日夫婦相逢有日。且求小娘子休去州裡啼啼哭哭，寬小的比限，完全狗命，便是陰德！」聞氏道：「據你說不曾謀害我丈夫，也難准信。既然如此說，奴家且不去稟官，容你從容查訪。只是你們自家要上緊用心，休得怠慢。」李萬啞啞連聲而退。有詩為證：

白金廿兩釀凶謀，誰料中途已失囚？

鎖打禁持熬不得，尼庵苦向婦人求。

官府立限緝獲沈襄，一來為他是總督衙門的緊犯，二來為婦人日日哀求，所以上緊嚴比。今日也是那李萬不該命絕，恰好有個

機會。

卻說總督楊順、御史路楷，兩個日夜商量，奉承嚴府，指望旦夕封侯拜爵。誰知朝中有個兵科給事中吳時來，風聞楊順橫殺平民冒功之事，把他盡情劾奏一本，並劾路楷朋奸助惡。嘉靖爺正當設醮祝釐，見說殺害平民，大傷和氣，龍顏大怒，著錦衣衛扭解來京問罪。嚴嵩見聖怒不測，一時不及救護，到底虧他於中調停，止於削爵為民。可笑楊順、路楷殺人媚人，至此徒為人笑，有何益哉！

再說賀知州聽得楊總督去任，已自把這公事看得冷了。又聞氏連次不來哭稟，兩個差人又死了一個，只剩得李萬，又苦苦哀求不已。賀知州吩咐打開鐵鏈，與他個廣捕文書，只教他用心緝訪，明是放鬆之意。李萬得了廣捕文書，猶如捧了一道赦書，連連磕了幾個頭，出得府門，一道煙走了。身邊又無盤纏，只得求乞而歸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沈小霞在馮主事家復壁之中住了數月，外邊消息無有不知，都是馮主事打聽將來，說與小霞知道。曉得聞氏在尼姑庵寄居，暗暗歡喜，過了年餘，已知張千、李萬都逃了，這公事漸漸懶散。馮主事特地收拾內書房三間，安放沈襄在內讀書，只不許出外，外人亦無有知者。馮主事三年孝滿，為有沈公子在家，也不去起復做官。

光陰似箭，一住八年。值嚴嵩一品夫人歐陽氏卒，嚴世蕃不肯扶柩還鄉，唆父親上本留己侍養；卻於喪中簇擁姬妾，日夜飲酒作樂。嘉靖爺天性至孝，訪知其事，心中甚是不悅。

時有方士藍道行，善扶鸞之術。天子召見，叫他請仙，問以輔臣賢否。藍道行奏道：「臣所召乃是上界真仙，正直無阿。

萬一箕下判斷，有忤聖心，乞恕微臣之罪。」嘉靖爺道：「朕正願聞天心正論，與卿何涉？豈有罪卿之理？」藍道行畫符念咒，神箕自動，寫出□六個字來，道是：

高山番草，父子閣老。日月天光，天地顛倒。

嘉靖爺爺看了，問藍道行道：「卿可解之。」藍道行奏道：「微臣愚昧未解。」嘉靖爺道：「朕知其說。高山者山字連高，乃是『嵩』字；番草者番字草頭，乃是『蕃』字；此指嚴嵩、嚴世蕃父子二人也。朕久聞其專權誤國，今仙機示朕，朕當即為處分。卿不可泄於外人。」藍道行叩頭，口稱「不敢」，受賜而出。從此嘉靖爺漸漸疏了嚴嵩。有御史鄒應龍看見機會可乘，遂劾奏：

「嚴世蕃憑藉父勢，賣官鬻爵，許多惡跡，宜加顯戮。其父嚴嵩溺愛惡子，植黨蔽賢，宜亟賜休退，以清政本。」嘉靖爺見疏大喜，即升鄒應龍為通政右參議。嚴世蕃下法司，擬成充軍之罪。嚴嵩回籍。未幾，又有江西巡按御史林潤，復奏嚴世蕃不赴軍伍，居家愈加暴橫，強佔民間田產，畜養奸人，私通倭虜，謀為不軌。得旨，三法司提問。問官勘實復奏，嚴世蕃即時處斬，抄沒家財。嚴嵩發養濟院終老。被害諸臣，盡行昭雪。

馮主事得此音信，慌忙報與沈襄知道，放他出來，到尼姑庵訪問那聞淑女。夫婦相見，抱頭而哭。聞氏離家時懷孕三月，今在庵中生下一孩子，已□歲了。聞氏親自教他唸書，《五經》皆已成誦，沈襄歡喜無限。馮主事方上京補官，教沈襄同去訟理父冤。聞氏暫迎歸本家園內居住。沈襄從其言，到了北京。馮主事先去拜了通政司鄒參議，將沈煉父子冤情說了，然後將沈襄訟冤本稿送與他看。鄒應龍一力擔當。次日，沈襄將奏本往通政司掛號投遞。聖旨下，沈煉忠而獲罪，准復原官，仍進一級，以旌其直；妻子召還原籍；所沒入財產，府縣官照數給還；沈襄食廩年久，准貢，敕授知縣之職。沈襄復上疏謝恩，疏中奏道：

臣父煉向在保安，因目擊宣大總督楊順殺戮平民冒功，吟詩感歎。適值御史路楷陰受嚴世蕃之囑，巡按宣大，與楊順合謀，陷臣父於極刑，並殺臣弟二人，臣亦幾乎不免。冤屍未葬，危宗幾絕，受禍之慘，莫如臣家。今嚴世蕃正法，而楊順、路楷，安然保首領於鄉。使邊廷萬家之怨骨，銜恨無伸；臣家三命之冤魂，含悲莫控；恐非所以肅刑典而慰人心也。

聖旨准奏，復提楊順、路楷到京，問成了死罪，監禁刑部牢中待決。

沈襄來別馮主事，要親到雲州迎接母親和兄弟沈裘到京，依傍馮主事寓所相近居住。然後住保安州訪求父親骸骨，負歸埋葬。馮主事道：「老年嫂處，適才已打聽個消息，在雲州康健無恙。令弟沈裘已在彼游庠了。下官當遣人迎之。尊公遺體要緊，賢姪速往訪問，到此相會令堂可也。」沈襄領命，逕往保安。

一連尋訪兩日，並無蹤跡。第三日，因倦借坐人家門首。

有老者從內而出，延進草堂吃茶。見堂中掛一軸子，乃楷書諸葛孔明兩張《出師表》也。表後但寫年月，不著姓名。沈小霞看了又看，目不轉睛。老者道：「客官為何看之？」沈襄道：「動問老丈，此字是何人所書？」老者道：「此乃吾亡友沈青霞之筆也。」沈小霞道：「為何留在老丈處？」老者道：「老夫姓賈名石。當初沈青霞編管此地，就在舍下作寓。老夫與他八拜之交，最相契厚。不料後遭奇禍，老夫懼怕連累，也往河南逃避，帶得這幅《出師表》，裱成一軸，時常展視，如見吾兄之面。楊總督去任後，老夫方敢還鄉。嫂嫂徐夫人和幼子沈裘，徙居雲州，老夫時常去看他。近日聞得嚴家勢敗，吾兄必當昭雪，已曾遣人往雲州報信。恐沈小官人要來移取父親靈柩，老夫將此軸懸掛在中堂，好叫他認認父親遺筆。」沈小霞聽罷，連忙拜倒在地，口稱「恩叔」。賈石慌忙扶起道：「足下果是何人？」沈小霞道：「小姪沈襄。此軸乃亡父之筆也。」賈石道：「聞得楊順這廝差人到貴府來提賢姪，要行一網打盡之計。老夫只道也遭其毒手，不知賢姪何以得全？」

沈小霞將濟寧事情備細說了一遍。賈石口稱「難得」。便吩咐家童治飯款待。沈小霞問道：「父親靈柩，恩叔必知，務求指引一拜。」賈石道：「你父親屈死獄中，是老夫偷屍埋葬，一向不敢對人說知。今日賢姪來此搬回故土，也不枉老夫一片用心。」說罷，剛欲出門，只見外面一位小官人，騎馬而來。

賈石指道：「遇巧！遇巧！恰好令弟來也。」那小官便是沈裘，下馬相見。賈石指沈小霞道：「此位乃大令兄諱襄的便是。」此日弟兄方識面，恍如夢中相會，抱頭而哭。

賈石領路，三人同到沈青霞墓所，但見亂草迷離，土堆隱起。賈石令二沈拜了，二沈俱哭倒在地。賈石勸了一回道：

「正要商議大事，休得過傷。」二沈方才收淚。賈石道：「二哥、三哥，當時死於非命，也虧了獄卒毛公存仁義之心，可憐他無辜被害，將他屍藁葬於城西三里之外。毛公雖然已故，老夫亦知其處。若扶令先尊靈柩回去，一起帶回，使他父子魂魄相依。二位意下何如？」二沈道：「恩叔所言，正合愚弟兄之意。」當日又同賈石到城西看了，不勝悲感。次日另備棺木，擇吉破土，重新殯殮。三人面色如生，毫不朽敗，此乃忠義之氣所致也。二沈悲哭，自不必說。當時備下車仗，抬了三個靈柩，別了賈石起身。臨別，沈襄對賈石道：「這一軸《出師表》，小姪欲問恩叔取去供養祠堂，幸勿見拒。」賈石慨然許了，取下掛軸相贈。二沈就草堂拜謝，垂淚而別。沈裘先奉靈柩到張家灣，覓船裝載。沈襄復身又到北京，見了母親徐夫人，回覆了說話，拜謝了馮主事起身。

此時京中官員，無不追念沈青霞忠義，憐小霞母子扶柩遠歸，也有送勘合的，也有贈賻金的，也有饋贖儀的。沈小霞只受勘合一張，餘俱不受。到了張家灣，另換了官座船，驛遞起人夫一百名牽纜，走得好不快！不一日，來到濟寧。沈襄吩咐座船，暫泊河下，單身入城到馮主事家，投了主事平安書信，園上領了聞氏淑女並□歲兒子下船，先參了靈柩，後見了徐夫人。徐氏見了孫兒如此長大，喜不可言。當初只道滅門絕戶，如今依然有子有孫；昔日冤家皆惡死見報，天理昭然。可見做惡人的到底虧虧，做好人的到底便宜。

閒話休提。到了浙江紹興府，孟春元領了女兒孟氏，在二□里外迎接。一家骨肉重逢，悲喜交集。將喪船停泊碼頭，府縣官員都往唁弔。舊時家產，已自清查給還。二沈扶柩葬於祖塋，重守三年之制，無人不稱大孝。撫按又替沈煉建造表忠祠堂，春秋祀祭。親筆《出師表》一軸，至今供奉祠堂之中。服滿之日，沈襄到京受職，做了知縣，為官清正，直升到黃堂知府。聞氏所生之子，少年登科，與叔父沈裘同年進士。子孫世世書香不絕。

馮主事為救沈襄一事，京中重其義氣，累官至吏部尚書。

忽一日，夢見沈青霞來拜，說道：「上帝憐某忠直，已授北京城隍之職。以年兄為南京城隍，明日午時上任。」馮主事覺來，

甚以為疑，至明午忽見轎馬來迎，無疾而逝。二公俱已為神矣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生前忠義骨猶香，精魄為神萬古揚。

料得奸雄沉地獄，皇天果報自昭彰。